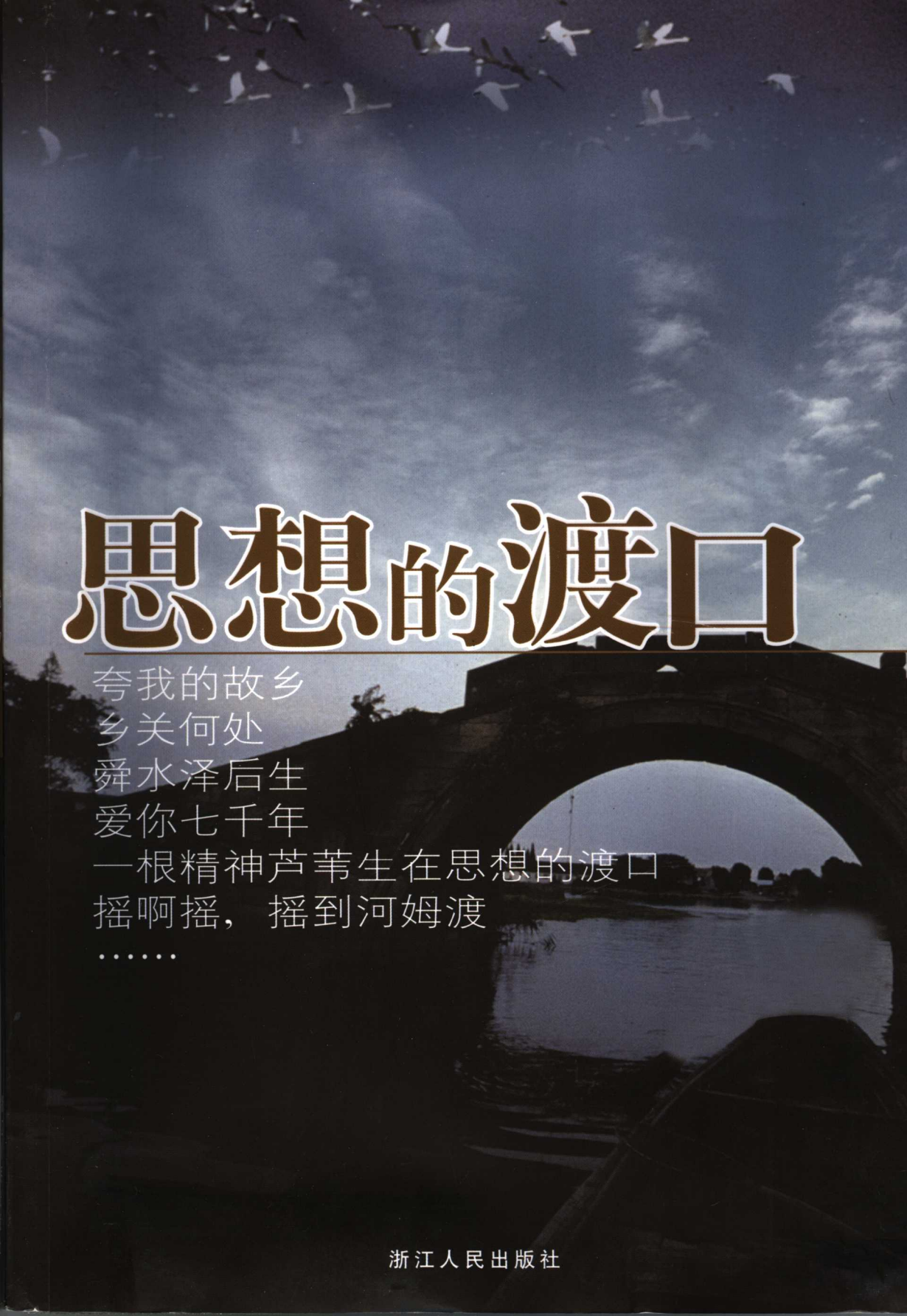




思想的渡口

夸我的故乡
乡关何处
舜水泽后生
爱你七千年
一根精神芦苇生在思想的渡口
摇啊摇，摇到河姆渡

.....

思想的渡口

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 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渡口 / 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编.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3

ISBN 7 - 213 - 03233 - X

I. 思… II. 中…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8822 号

思想的渡口

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编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 85061682 85176516
- 责任编辑 周向潮
- 封面设计 孙晓亮
- 责任校对 叶 宇
-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杭州市玉古路 20 号)
-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 印 张 15
- 字 数 22 万
- 插 页 2
-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 - 213 - 03233 - X
- 定 价 2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中共余姚市委书记

耀富名

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用文学的样式记述人类进步的足迹、表现社会发展的脉络、讴歌山川大地的壮美、抒发人民群众的心声,是人类最传统又是最恒久的精神活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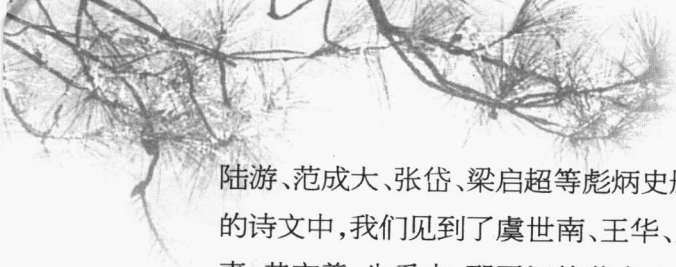
余姚,是一个浸润着美丽传说、蓄积着丰厚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拥有 7000 年历史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把人类原先对中国文明史的认识足足上推了 2000 年;这里又是人类最初的艺术活动发源地之一,“双鸟昇日”象牙雕刻、骨哨、陶埙等的出土,为我们展示了远古人类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努力。作为中华大地最早发育、最早纳入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域之一,余姚历来人才辈出,人文荟萃,享有“姚江人物甲天下”和“文献名邦”的美誉,当代姚籍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评价以余姚为核心区域的姚江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经络中一个很关键的穴位”。

余姚南临峰峦叠翠的四明山,北濒水天一色的杭州湾,姚江如一条玉色飘带,蜿蜒在流光溢彩的浙东平原。这里秀美的风光、丰饶的物产、淳厚的民风、优美的传说和大量的文化遗存,为历代作家的创作活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在历史余姚的天空下,一代又一代文人学士饱蘸情感,抒写着对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风物人情的赞美。毕至的群贤和涌泉般出现的本土作家各显身手,各领风骚,为余姚大地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在为余姚留下精美作品的一长串历代大家名单里,我们读到了李白、孟浩然、孟郊、刘长卿、皮日休、陆龟蒙、王安石、范仲淹、梅尧臣、

序

1





陆游、范成大、张岱、梁启超等彪炳史册的姓名；在不计其数热情讴歌家乡的诗文中，我们见到了虞世南、王华、王阳明、谢迁、吕天成、叶宪祖、黄尊素、黄宗羲、朱舜水、邵晋涵等著名人士熠熠生辉的文字。我很乐意把这么多先贤所写成的这么多华章，看成是跳跃在余姚历史纵深的生动音符，恒久地飞扬在余姚的诗意天空。

当然，更贴近当代人阅读、欣赏习惯的是现当代作家们的精美诗文。在现代明丽的大地上，作家们既频频回望先贤们的思想轨迹，从中获得启示；又时时关注自己生活的空间，表现出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的独特认知。在收入《思想的渡口》一书的美文华章里，我们可以读到游子思念故乡的切切之情和拳拳之心，可以读到全国各地作家对余姚文化、风物的认同和赞美，可以读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作家关于余姚文化的自豪和追寻。在当代作家们关于余姚的文字里，既有直抒胸臆的热情赞美，也有寻寻觅觅的理性思考；既有充满回忆的真切叙述，又有跨越时空的合理演绎。我们在这样各具风格的描述和抒写里，欣赏凝碧姚江漾出的江南流韵，倾听火红街弄回响的铿锵旋律，感受河姆骨哨飘忽的悠远情思，触摸四明大地律动的雄健脉搏。这是组合在睿智目光、细腻情感、澎湃文思里的美妙文字，滋润着古城余姚迈向美好明天的路途。

愿我们在思想的渡口里回眸历史，收获启迪；愿我们在思想的渡口里展望未来，创造更辉煌的业绩！

是为序。

2006年初春于舜水之滨

散 文

目 录



3	夸我的故乡	楼适夷
7	乡关何处	余秋雨
26	酒公墓	余秋雨
33	寄语故乡	余秋雨
35	老屋窗口	余秋雨
41	丹山赤水景区题记	余秋雨
42	余姚小记	叶 辛
44	舜水泽后生	叶文玲
54	返乡前后	沈君山
58	爱你七千年	陈祖芬
60	一脚踩出一个故事	陈祖芬
63	一根精神芦苇生在思想的渡口	王旭烽
66	塞外的“玉猪龙”与江南的“双飞鸟”	王旭烽
69	我的福地	褚水敖
73	大哉先生	李建树
79	水木同源	王耀成
83	历史不会忘记	王耀成
88	怀念之地	荣 荣
94	余姚寻祖	曾宏燕
96	我为太外公黄楚九写传记	曾宏燕
100	余姚杨梅熟了	艾 伟
102	姚城轶事	蔡 康
105	新月的余烬	赵柏田
122	姚江文化地图	赵柏田
132	锋面上的船	赵柏田
138	摇呀摇,摇到河姆渡	黄 玮
140	火红的街弄	徐渭明



目 录



143	临山古井志	谢志强
146	敬畏苍莽	王永江
148	寂寞五桂楼	颜文祥
151	秘图山	颜文祥
153	山水中开文献邦	张放鸣
159	山之盟·水之约	符利群
166	黄宗羲的美食	方其军
169	阿耀公公的社戏	黄 玮

诗 赋

173	河姆渡之后	高洪波
175	秋雨河姆渡	柯 平
178	方寸余姚	徐渭明
187	丹山赤水	李郁葱
189	河姆渡遗址	张敏华

专 访

193	楼适夷:一个不能忘却的名字 ...	太 翼 徐 杰
200	追寻黄楚九的生命足迹	谢志强
206	一位日本老人的中国“水碓”情结	帕蒂古丽
210	狂舞:把根留住	帕蒂古丽
217	故乡新论音未改	徐渭明
	田螺山,如何才能不愧对你	
222		陈雅珍 易 鹤 金晓东
	胡杏芬和李知凡太太的故事	
228		张放鸣 胡惠瑞

思想

散文

de

渡口





夸我的故乡

楼适夷

散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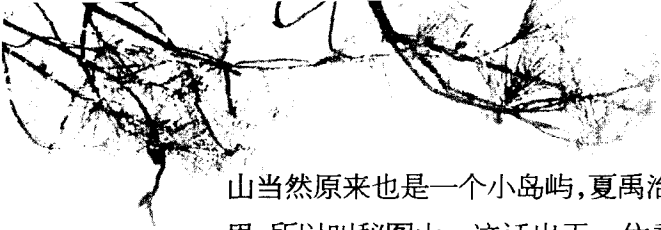
3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在家乡小学校念书的时候，老师教我唱过这样的歌。因此，这大半辈子背井离乡，奔波四方，羁旅异地，老而不归，并不感到是自己的不幸，也没有过一点感伤的意思。可是想起生我育我，度过童年黄金时代的故乡，总不免有恋恋的情绪。不说“少小离家”，仅仅回想一九五七年的最后一次探望，那时全国解放还不过几年，已感到旧貌换新颜，几乎相见不相识了。现在又过了二十三年，家乡的变化更是难以想象，游子暮年，早已失掉“寄语”的资格了。只有记忆中的山山水水，人情物貌，则永远那么清新明澈，时时萦回于异乡的魂梦。

正如生为中国人使我感到自豪，我的故乡，也是我一生的荣耀。我的故乡是浙东的余姚，地处绍兴与宁波之间，南为四明群山，北临杭州湾海滨，中间一片广大丰沃的平原，横贯一条浩荡的姚江，接连甬江，东流入海。姚江两岸，南北两座城池，南城较小，据说是明末为防御“倭寇”而兴建的；北城比较古老，城中有一大一小两座山丘。大的是龙泉山，小的是秘图山。小时候，邻居一位秀才先生告诉过我，尧舜时代洪水为患，我们居住生息的这块土地，还是一片汪洋，只有一些港汊中零落的渔村。那时龙泉山只是露出水面的一座孤岛，是渔人晒网的地方，叫作晒网山。禹治洪水，疏九河，其中一条就是姚江，也叫作舜水，这才有了这片土地。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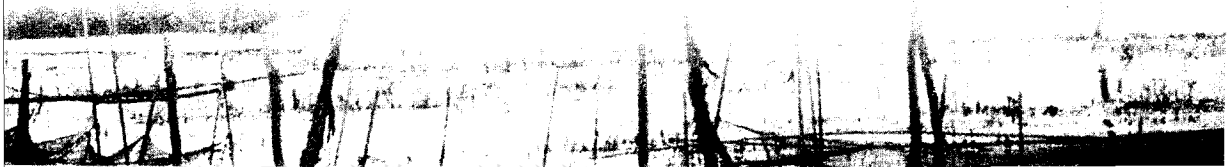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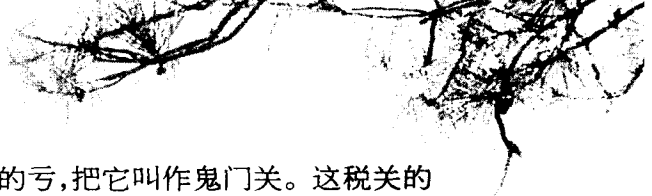
山当然原来也是一个小岛屿,夏禹治水的时候,把治水的秘图藏在这个山里,所以叫秘图山。这话出于一位秀才先生之口,是否有典籍的根据,我可没有查考过。但后来,直到一九七三年,就姚江边上离我出生老家不远的河姆渡地方,发掘出了六千九百多年前原始共产社会部落聚居的河姆渡遗址,一下子把家乡的文明史,推前到仰韶文化的前期,比西安半坡的遗址,还早了近一千年。

历史的古老值得夸耀,而尤值得夸耀的是历史上这地方一向就是人文昌盛之乡。小时候每次经县治前的大门楼,总要望望楼檐上高高地悬着的那块匾额,上边写着四个擘窠大字:“文献名邦”。这四个字对我们上小学念书曾经是一种鼓舞的力量。我们曾为此而感到骄傲,而且知道该怎样用功,以无愧于我们的先辈。在历史上数得起名字的乡贤,从东汉说起吧,就有泥涂轩冕、敝屣富贵、垂钓富春江上的严子陵。他的老家在北乡的陈山,因此把陈山称作客星山,在那儿至今还有“山高水长”的碑碣。此后人才辈出,一直到明季,一代学宗的王阳明和明末在四明山上结寨抗清的黄梨洲;东渡日本、乞师江户,后来留在水户设坛讲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不朽功勋的朱舜水,都是值得怀念的人物,他们的故里就在余姚。

但我要夸的,特别是故乡人民勤劳勇敢、富有斗争性的革命传统。太平天国的部队还没到达浙省的时候,在余姚就有以黄春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英雄们,率领数万农民结成“十八局”,抗租税,打土豪,一直到攻城夺地,响应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虽然遭到悲剧性结局,但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教育着后人。在辛亥革命前,与秋瑾、徐锡麟等先后为反清王朝而壮烈牺牲的,在余姚有马子畦烈士。

劳动人民在残酷剥削底下,前仆后继地起来作英勇反抗斗争的,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想起小时候姚北棉农和盐民结队进城,砸税关、吃大户的盛大景象,到现在好像还在眼前。县城东郊叫作岳庙江口的江滨,有一座税关,专门在那里拦截农民运货进城的船只,勒索高额税金,甚至掠夺货物,同打劫的强盗一般。特别是遇到贩卖私盐的盐船,那就把盐包全部没收,把船上的人逮起来投入牢狱,连那条小小的木船也不肯放过,拉上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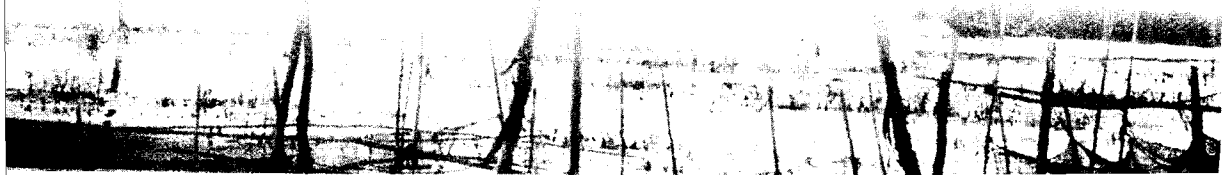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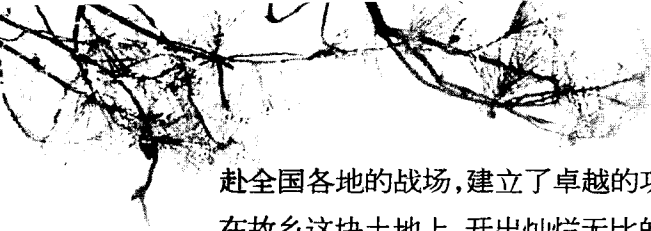
边就锯断砸烂。老百姓平日吃它不少的亏,把它叫作鬼门关。这税关的房子非常奇怪,内部尽管陈设不差,像个小小衙门,外表却是土墙茅顶,十分简陋。大人告诉我们,因为那房子动不动会被乡下老百姓聚众捣毁,所以只好搞成临时窝棚的样子,捣毁了再修起,修起了又捣毁。

记得自己还刚上学,跟着放学的大同学,曾亲眼观赏了一场砸烂税关的“武剧”。当我们听到风声赶去瞧热闹的时候,那几间装着玻璃门窗的土茅房,已经被砸得东歪西倒,一个平时戴金丝边眼镜,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的税吏,被打得头青目肿,像狗似的趴在地上。同一时候,城里满街满巷,拥进从“海头”来的土老百姓,县官和警察们都躲起来了,由一班所谓的地方绅士出面,和饥民头目讲条件,送了多少钱和多少粮食,才退出城外去了。那时城里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好像大难临头的样子,但我们小孩子可高兴了,拼命地溜出去观望这浩浩荡荡的场面。一场风波大大显出了老百姓的威风,使我们幼小的心灵,第一次受到了人民是英雄的教育。

从自发的到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当然我们会记起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时候。这年,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盐民第一次成立了自己的协会,而且建立了自卫武装,与盐场恶霸袁功亭和高阿泰所豢养的海匪,在庵东镇展开了一场喋血的斗争。由费德昭同志所统率的盐民子弟兵,得到邻县上虞农民自卫军的支援,战斗得非常顽强。这也可以说是大革命时期所出现的最早的武装斗争之一。值得怀念的是那位最初的组织者费德昭同志。他是一位农村知识分子,外貌老成持重,恂谨儒雅,我们叫他潜斋夫子。他早年即投身于革命,是同盟会的老会员,而最后走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担负了武装斗争的重任。他和受苦受难的盐民群众,永远是心连着心的,盐民称他为“我们的费老夫子”。经历过大革命的失败,他一直潜入地下坚持斗争,直到他和他的儿子一起在敌人的屠刀下壮烈牺牲。

就是像他们这样的先烈为故乡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在抗日战争,四明山与三北的新四军坚持浙东游击战争时期,及抗日胜利,新四军北撤以后,解放战争中三年坚持时期,从我们的故乡,送出了多少优秀的子弟,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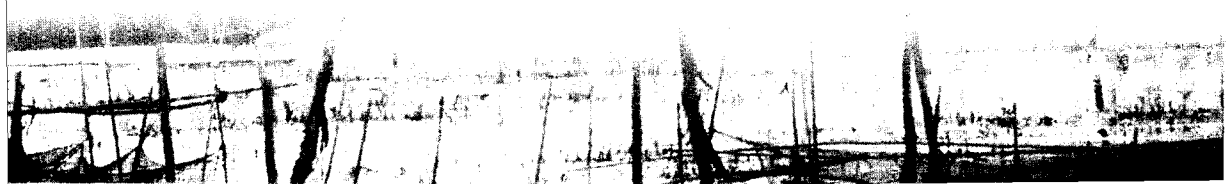




赴全国各地的战场,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更有多少英烈的战士,把热血洒在故乡这块土地上,开出灿烂无比的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的花朵。

斗争是继续下去的,在各条不同的战线上,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战斗着。故乡的面貌正在日新月异。特别是经历了林彪与“四人帮”所制造的十年浩劫,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又一场严峻的考验,更加勇气百倍和信心十足地开始了为现代化而斗争的新的长征。虽然数十年的奔波并未使我感觉倦怠,余下不多的岁月还想贡献出一份微薄的力量,这辈子将不会再有“归欤”之思,但是怀念我的值得夸耀的故乡,总觉得能留在家乡与自幼生活在一起的乡人,为建设美丽富饶的家乡而愉快地斗争,毕竟是很大的幸福。

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今天所建设的社会主义,爱我们的故乡,更多地做出无愧于我们先人,无愧于我们秀美的山河,有益于人民的壮丽的事业,这就是我对故乡年轻一代的殷切的祝愿与遥远的寄语吧。





乡关何处

余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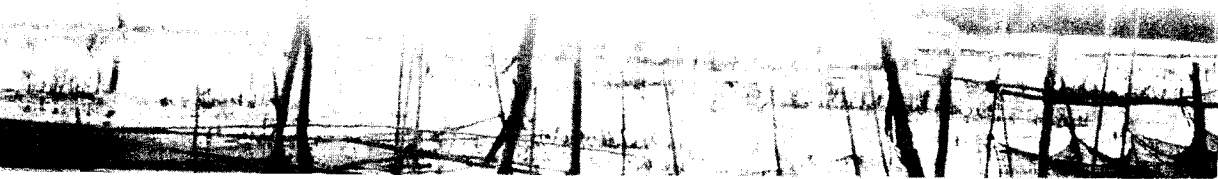
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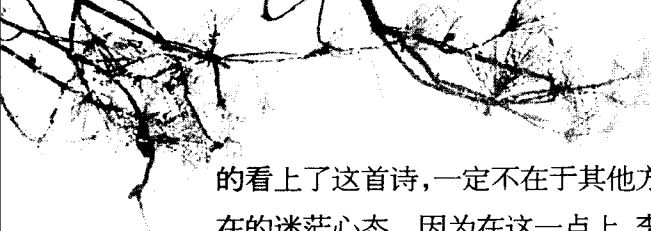
7

本文的标题,取自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一诗中的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看来崔颢是在黄昏时分登上黄鹤楼的,孤零零一个人,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被谁遗弃?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时间和空间。在时间上,古人飘然远去不再回来,空留白云千载;在空间上,眼下虽有晴川沙洲、茂树芳草,而我的家乡在哪里呢?

崔颢的家乡在河南开封,离黄鹤楼有点远又不太远,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发问呢?我想任何一个早年离乡的游子在思念家乡时都会有一种两重性:他心中的家乡既具体又不具体。具体可具体到一个河湾,几棵小树,半壁苍苔;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焦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转换成回乡的行动,然而真的回乡又总是失望,天天萦绕我心头的这一切原来是这样的吗?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诗后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的插图,诗意顿消。因此,真正的游子是不大愿意回乡的,即使偶尔回去一下也会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没完没了地思念,结果终于傻傻地问自己家乡究竟在哪里。

据说李白登黄鹤楼时看到了崔颢题在楼壁上的这首诗很为赞赏,认为既然有了这样的诗,自己也就用不着写了。我觉得,高傲的李白假如真





的看上了这首诗，一定不在于其他方面，而在于这种站在高处自问家乡何在的迷茫心态。因为在这一点上，李白深有共鸣。

只要是稍识文墨的中国人大概没有不会背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的，一背几十年，大家都成了殷切的思乡者。但李白的家乡在哪里呢？没有认真去想过。“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完全没书看的那几年，突然出了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赶快找来看，郭沫若对杜甫的批判和嘲弄是很少有人能接受的，但他对李白祖籍和出生地的详尽考证，却使我惆怅万分。书籍出版时中苏关系正紧张着。因此显得更遥远、更隔膜，几乎是在另外一个世界。李白看罢明月低下头去思念的竟是那个地方吗？

奇怪的是，这位写下中华第一思乡诗的诗人总也不回故乡。是忙吗？不是，他一生都在旅行，也没有承担多少推卸不了的要务，回乡并不太难，但他却老是找陌生的路去跋涉。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直通故乡，一条路伸向异乡，李白或许会犹豫片刻，但狠狠心还是走了第二条路。日本学者松浦友久说李白一生要努力使自己处于“置身异乡”的体验之中，因此成了一个不停步的流浪者，我看得很有道理。

置身异乡的体验非常独特。乍一看，置身异乡所接触的全是陌生的东西，原先的自我一定会越来越脆弱，甚至会被异乡同化掉。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异己的一切会从反面、侧面诱发出有关自己的思考，异乡的山水更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因此越是置身异乡越会勾起浓浓的乡愁。乡愁越浓越不敢回去，越不敢回去越愿意把自己和故乡连在一起——这成了一种可怖的循环，结果，一生都避着故乡旅行，避一路，想一路。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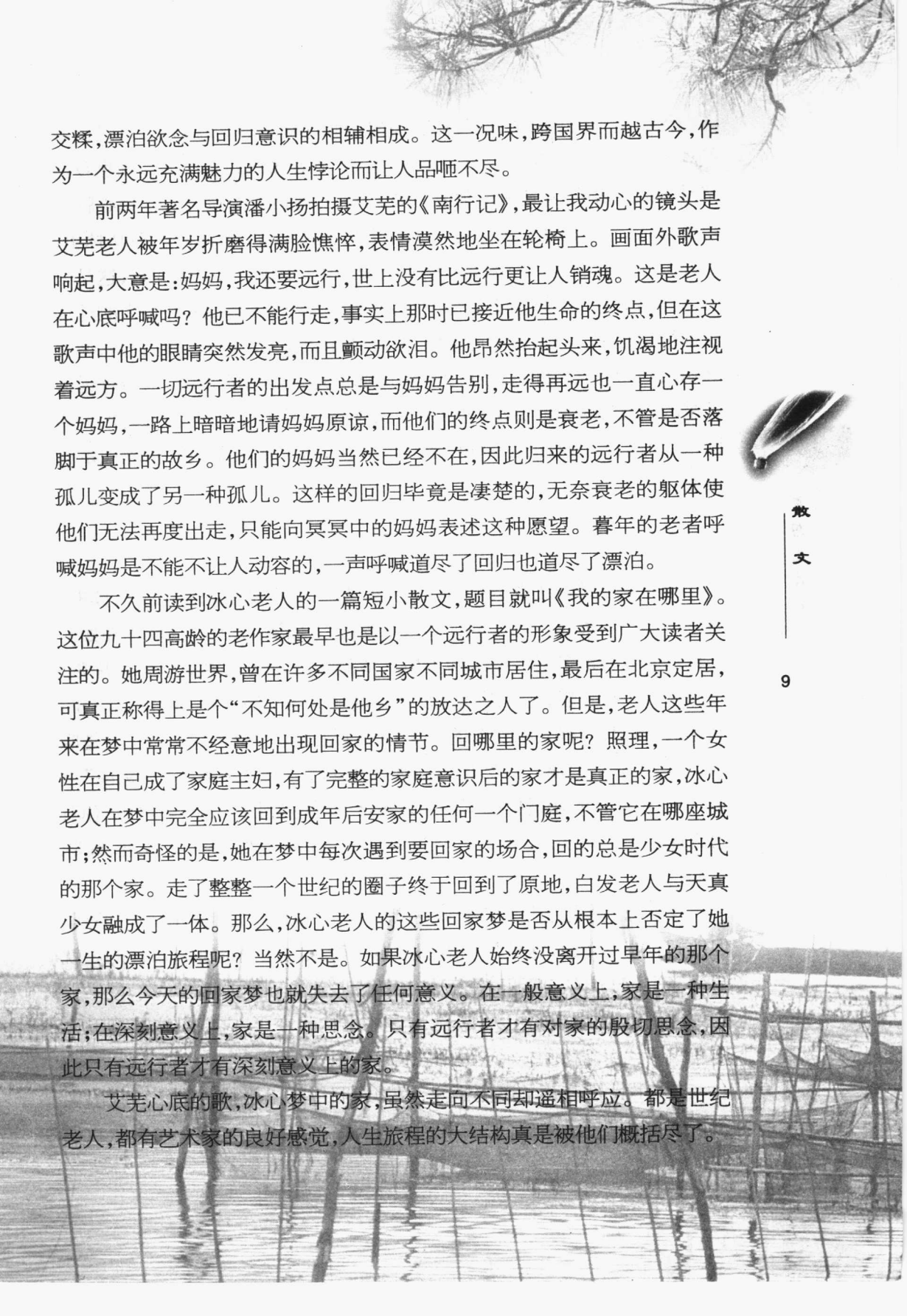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你看，只有彻底醉倒他才会丢掉异乡感，而表面上，他已四海为家。我想，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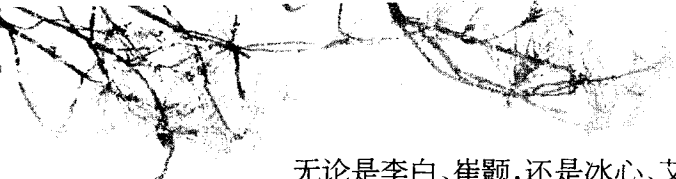


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品咂不尽。

前两年著名导演潘小扬拍摄艾芜的《南行记》,最让我动心的镜头是艾芜老人被年岁折磨得满脸憔悴,表情漠然地坐在轮椅上。画面外歌声响起,大意是:妈妈,我还要远行,世上没有比远行更让人销魂。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吗?他已不能行走,事实上那时已接近他生命的终点,但在这歌声中他的眼睛突然发亮,而且颤动欲泪。他昂然抬起头来,饥渴地注视着远方。一切远行者的出发点总是与妈妈告别,走得再远也一直心存一个妈妈,一路上暗暗地请妈妈原谅,而他们的终点则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脚于真正的故乡。他们的妈妈当然已经不在,因此归来的远行者从一种孤儿变成了另一种孤儿。这样的回归毕竟是凄楚的,无奈衰老的躯体使他们无法再度出走,只能向冥冥中的妈妈表述这种愿望。暮年的老者呼喊妈妈是不能不让人动容的,一声呼喊道尽了回归也道尽了漂泊。

不久前读到冰心老人的一篇短小散文,题目就叫《我的家在哪里》。这位九十四高龄的老作家最早也是以一个远行者的形象受到广大读者关注的。她周游世界,曾在许多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居住,最后在北京定居,可真正称得上是个“不知何处是他乡”的放达之人了。但是,老人这些年来在梦中常常不经意地出现回家的情节。回哪里的家呢?照理,一个女性在自己成了家庭主妇,有了完整的家庭意识后的家才是真正的家,冰心老人在梦中完全应该回到成年后安家的任何一个门庭,不管它在哪座城市;然而奇怪的是,她在梦中每次遇到要回家的场合,回的总是少女时代的那个家。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圈子终于回到了原地,白发老人与天真少女融成了一体。那么,冰心老人的这些回家梦是否从根本上否定了她一生的漂泊旅程呢?当然不是。如果冰心老人始终没离开过早年的那个家,那么今天的回家梦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在一般意义上,家是一种生活;在深刻意义上,家是一种思念。只有远行者才有对家的殷切思念,因此只有远行者才有深刻意义上的家。

艾芜心底的歌,冰心梦中的家,虽然走向不同却遥相呼应。都是世纪老人,都有艺术家的良好感觉,人生旅程的大结构真是被他们概括尽了。



无论是李白、崔颢，还是冰心、艾芜，他们都是很能写的人，可以让我们凭借着他们的诗文来谈论，而实际上，许多更强烈的漂泊感受和思乡情绪是难以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小的心脏去满满地体验。当这颗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也就杳不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间，也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冻于异国他乡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因此，从总体而言，这是一首无言的史诗。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带来许多人的迁徙和远行，或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但最终都会进入这首无言的史诗，哽咽咽又回肠荡气。你看现在中国各地哪怕是再僻远的角落，也会有远道赶来的白发华侨怆然饮泣，匆匆来了又匆匆去了，不会不来又不会把家搬回来。他们不说理由也不向自己追问理由，抹干眼泪又须发飘飘地走向远方。

二

我的家乡是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车头村，我在那里出生、长大、读书，直到小学毕业离开。十几年前，这个乡划给了慈溪县，因此我就不知如何来称呼家乡的地名了。在各种表格上填籍贯的时候总要提笔思忖片刻，十分为难。有时想，应该以我在那儿的时候为准，于是填了余姚；但有时又想，这样填了，有人到现今的余姚地图上去查桥头乡却查不到，很是麻烦，于是又填了慈溪。当然也可以如实地填上“原属余姚，今属慈溪”之类，但一般表格的籍贯栏挤不下那么多字，即使挤得下，自己写着也气闷：怎么连自己是哪儿人这么一个简单问题，都写得如此支支吾吾、暧昧不清！

我不想过多地责怪改动行政区划的官员，他们一定也有自己的道理。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改动给四方游子带来的迷惘是难以估计的。就像远飞的燕子，当它们随着季节在山南海北绕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屋梁上的鸟巢还在，但屋宇的主人变了，屋子的结构也变了，它们只能唧唧啾啾地在四周盘旋，盘旋出一个崔颢式的大问号。

其实我比那些燕子还要恹惶，因为连旧年的巢也找不到了。我出生和长大的房屋早已卖掉，村子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亲戚。如果像我现